

镜头说话



卢北峰 著

青春献给北青报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头说话/卢北峰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54-2519-4/I·1005

I. 镜…

II. 卢…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956 号

责任编辑:金丽红 黎波

封面设计:张清工作室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8-87679301 传真:87679300)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010-82845152 传真:82846315)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74 千字

版次: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8284515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负责调换)

从“摇橹”变成“好水手”

■北京青年报社社长 张延平



十多年前，卢北峰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摄影爱好者；十多年后，他已成为颇有名气的摄影记者。他与《北京青年报》以及许多北青报人一样，用十多年的成长证明了自己。

曾经有人说，北京青年报是三流人才办出了一流报纸。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北京青年报的确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跻身于一流报纸行列；前半句放在十多年前也是对的，因为那时的北青报人大多是“初出茅庐”。但是今天，当京城一批比较活跃的报纸背后不断闪现出北青报人的身影时，“三流人才”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好好研究一下北青报人的成长轨迹，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是一出生就面临生存的压力，如果不是自觉地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如果不是“宁要失败的探索、不要辛苦的平庸”……那么，不仅没有对北京青年报的“一流”评价，而且北青报人也难以摘掉“三流”的帽子。当然，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提供的超速发展的机遇，就没有北京青年报和北青报人的今天！

卢北峰在他这本《镜头说话》的书中，通过他个人的成长经历，

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成长轨迹——北京青年报如何从一只“小舢板”变成一条“大船”，北青报人如何从只会“摇橹”变成可以胜任出海远航的“好水手”。

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虚心接受摄影界同行的指导，并逐渐形成个人的风格。他非常善于捕捉被采访者的眼神，这使他的作品能够用瞬间的细节准确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还有良好的文字修养，这又使他的作品不时在感性中闪烁理性的光泽。

从他的书中，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他的成长得益于北京青年报的内部环境。那是一个不拘一格、不讲资历、鼓励创新的环境，那是一个有为才能有位、不断激发人释放潜能的环境，那是一个讲求合作、又在合作中不断撞击灵感的环境。

会摄影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比常人更容易清晰地封存那些难忘的记忆。期待北京青年报摄影部更年轻的一代能像卢北峰一样成长、成才，北京青年报的未来、北京的未来、中国的未来，需要更多“会说话”的镜头！

2003年6月26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张延平
02	一	开始
06	二	报社在地下室里
09	三	狂妄之徒
12	四	暗房简陋潮湿憋闷
15	五	饥不择食
18	六	自以为是
22	七	酒后真言
24	八	黑眼睛
28	九	不能因为交不了房而失去机会
31	十	训斥
34	十一	让我做一次男人吧



37 十二 “啪”的一声脆响，吓得我一激灵

39 十三 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41 十四 停止签售



44 十五 理查德·克莱德曼

52 十六 褥子被子湿了一片

56 十七 我不听解释，我只看结果

60 十八 回家的约翰·丹佛



63 十九 飞越长城

67 二十 痛苦的事儿一件接一件

70 二十一 田震哭了

73 二十二 别照了，赶紧离开



目 录

CONTENTS



77

二十三
贵人相助

81

二十四
她双眼紧闭满脸痛苦

84

二十五
一张通栏大照片让我触目惊心

88

二十六
永远的情人

94

二十七
北风眼

108

二十八
苦心的家长

115

二十九
哪儿来的呀，真讨厌

119

三十
我赢了一分

123

三十一
打工族回家过年

133

三十二
第 43 届世乒赛

142

三十三
花钱买“罪”的张大明

160 三十四
为中国治沙的日本人

168 三十五
张北地震



176 三十六
抓捕偷盗嫌疑人

185 三十七
为环保，陈琳走青藏

225 三十八
陆幼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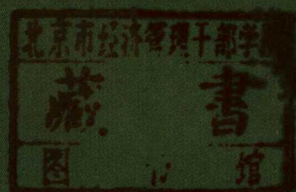
I 25
624

120650

~~120650~~ 120650



卢北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 开 始

在我童年的时候，梦想是当汽车司机。为此，十来岁便在我养我的部队大院偷开汽车。结果，屁股挨了解放军叔叔狠狠踢出的在空中划出优美曲线的一脚。屁股青了，军裤臀部位置留下一个清晰的黑皮鞋印，皮子的纹理清晰可见。当我穿上军装挤在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中滥竽充数的时候，我发狂的梦想是当作家，买书看书奋笔疾书像得了痴心妄想症。最终，作家没当成。11年后，1987年11月底，我从总参某部计算中心转业进了中国日报发行部。

进了发行部没几天，我就迷恋上中国日报“抓拍图片”（candid camera）这个栏目。“抓拍图片”拍的都是老百姓的生活，真实生动，风趣幽默。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照片的魅力所震撼——除了风花雪月、搔首弄姿，还有如此动人心旌的画面。

我也想抓拍图片在报上发表。我结识了在摄影界声名显赫的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以及他手下的郭建设、李太行等人。

我有一台日本造的“玛米亚 ZM”135单反相机机身，一支50毫米镜头和一支80-200毫米变焦镜头，还有一只最低档的银燕牌闪光灯，都是1987年初买的。我不敢买“理光”或“美能达”的，我没有那么多钱。

就在我背着个特业余的摄影包一门心思抓拍图片的时候，发行部来了一位新人，他叫宋平一。见我对摄影“烧”得厉害，便对我说，他认识各大报社的编辑，如果我能拍新闻图片，他愿帮我把照片发在这些报纸上。

从此，宋平一带领我走上了新闻摄影的康庄大道。

1989年8月，我去中国日报广州办事处出差，刚到广州我的行李

进入《中国日报》后，对摄影产生了极大兴趣。



1990年10月，
北京劳动人民
文化宫，一位
女童开心地加
入模特排练。



1988年10月，北京一座公
园内，一位年轻人在钱眼
儿中留影。



1991年8月，北京
公园内晨练的人
们。



1991年9月，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哥俩好。

便被小偷盗走了，包括我心爱的相机。

回到北京，妻知道了我的遭遇，什么话也没说。然而我借的公款及朋友同事让我去广州买东西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欠谁的还谁，再挣呗。妻说。

妻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做销售，挣的比我多。她的话让我感到温暖和对家的依赖。不久，我又买了两台“美能达”的相机机身和两支变焦镜头。

1990年夏，中国日报社从金台西路搬到了惠新东街的新址，报社在办公楼旁的住宅楼上分给我一间与他人合住的单元房。这期间，妻也从中关村的那家电脑公司调入了军队的一家大公司。生活正向我们绽开笑脸。可随着我的精力渐渐地向摄影上转移，原本由我干的家务活便越做越少，有时妻下了班从西城区府右街的公司回到朝阳区惠新东街的家，已经很晚了，可我还在外没有回来，疲惫的妻就是脾气再好也难免心生怨气。

终于有一天晚上，妻在面对无米下锅时忍无可忍地对我说，你看，我的单位离家这么远，工作又很忙，没时间去买吃的。你的办公楼就在家边儿上，下了班买什么都很方便，可回到家要什么没什么。我挣钱你花钱，你还不顾家……

最后一句话激怒了我，我们吵了起来，很厉害，最后双方摔锅摔碗。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在单位就有人说我是靠老婆养着，听了这话我心里实在不舒服。这次妻也这么说，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妻是一位通情达理、说话和声悦色、温良恭俭让的美丽女人，如果不是我着魔似的迷上摄影而无法让妻感觉有一个温馨的“蜗居”（妻形容我们这个家的词），妻是绝不会怪怨我的。

由于我不务正业，发行部便成了四面楚歌、人心向背的“垓下”。这时，与我曾在一个部队任职的报社印刷厂副厂长邓绍松挺身而出把我调到了该厂业务部。可我旧习不改，依然对新闻摄影执迷不悔我行我素。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中国日报当上摄影记者，我很自卑。我奔着31岁去了，可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我茫然不知。

二 报社在地下室里



1991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内翻看当天的北京广播电视报，一则广告吸引了我。北京青年报1992年1月要从周二刊改为周四刊，为此登出广告，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和记者30人。

我只知道北京有日报和晚报，从未听说过北京青年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是一份有名气的报纸，我或许根本不会动报名的念头。

报名那天是星期天。上午，我坐62路公交车到雍和宫，再倒地铁到朝阳门。走出位于朝阳门西南角的地铁站口，顺着马路南边一溜小餐馆和小商店往西走，到了广告所说的报名地址——朝阳门小学西侧，我一下呆住了。在一座公用厕所的西边有近百人乱哄哄三一群五一伙地谈论着，厕所西墙上张贴着白纸黑字的招聘规则，许多打扮



1992年3月，北京朝阳门小学门口，北京青年报在这所小学的地下室中。

人时的青年男女边看边记。我回过神来仔细辨别，厕所西墙再往西一点儿便是一道大门，大门的东柱上悬挂着一块白色的木牌，上书六个黑色大字“北京青年报社”。走过去观看招聘规则，其中有几点现在还记忆犹新：年龄 35 岁以下（含 35 岁）；北京市户口；大专以上学历；考试分初试、复试和实习；报社不分房。

来报名的人这么多，看上去都比我年轻，我有戏吗？走进大门，我犹犹豫豫穿过熙熙攘攘的漂亮男女，犹犹豫豫走过大约十几米的学校围栏。在朝阳门小学教学楼的西侧有一洞不断有男女进出的门，走进门，眼前竟是几级往下走的阶梯。报社在地下室里？我惊异地走下去。走道中光线昏暗，人声杂乱。

我走到最里面的报名处。报名处是几张办公桌摆起来的，一些人在填表，一些人在咨询。

我问一男接待人员，能报摄影记者吗？

男接待人员说，能。转而又说，你报文字记者行吗？

我说，我只报摄影记者。

男接待人员递过来一张纸，说，把表填了。

我填表，在报考职业栏中郑重地写上：摄影记者。

忽又听说，报考人员可以把自己见诸报刊的作品留在报社作为参考，等终考结束后“完璧归赵”。我没带，男接待人员让我初试的时候带来。

拿到准考证，考号是 0080。初试时间是下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9 点。报考北青报的事我未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妻。

我不知道初试都考哪些内容，更没有把报考北青报当作转变命运的一次契机。我只是想试试。也正因为此，我没有压力，甚至在临考前还为祖国献了 200 毫升血。

闷热的星期六天色阴暗混沌，让人透不过气。献血后身体的反应让我感觉不妙，如果不适的症状加重，我会去考试吗？去，肯定考不好，白去。不去，肯定是遗憾，能不去？！

星期六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很大，伴有阵风。

星期天早晨，雨还在稀疏地飘落，空气一扫昨日的阴暗混沌和憋

闷。在清新湿润的空气中行走，我沉闷的脑袋清新了许多，发飘的双脚踏实了许多。

这天，朝阳门小学被报考北青报的人员占用。0080的纸条贴在第一排紧靠窗户的课桌上。考卷发下来四大张，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看了看，考题涉及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美术音乐政治哲学历史艺术英语摄影文学经济等等。看着五花八门的试题，刚刚还清澈的大脑顷刻又乱作一团。我拿着笔在试卷上戳戳点点，一个字也写不了。我头痛。看了一眼身后，所有男女都在埋头疾书。

时间过去了半小时。

突然，左边的窗户被风吹开了，一阵湿露露的凉气像一只柔软无比的手在我的光头及面庞上不断地轻轻摩挲，这摩挲宛如一种神力让我从混沌不开回复到清晰条理。我决定从最后一道题往前做，慢慢地竟也胡乱写出了自己的回答。对不对至今我也不知道，只记得交卷时头已不痛了。

下午考新闻写作，三下五除二，写完了交卷。走出教室的时候，我把贴有剪报的硬皮本交给一位站在门口的男监考员，硬皮本里贴着我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新闻图片。男监考员翻了翻硬皮本，问了我的姓名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夹在硬皮本的扉页里。

放心吧，我会交给他们的。男监考员说，如果两个星期后还没接到复试通知，你到报社群工部去取这个本子。我道了声谢谢，走出去几步又回转头望了一眼那位男监考员。他穿着白色圆领文化衫，是那种挺薄的文化衫，一条陈旧的皂色短裤，脚登一双棕色的过了时的塑料凉鞋。这是北青报的记者？这和我见过的中国日报记者的打扮可不一样，中国日报记者的打扮时尚讲究。但他腰带上的寻呼机却让我艳羡不已。不仅他有，我见到的北青报的人都有。这一点，中国日报的编辑记者可不具备。

三 狂妄之徒

一个星期过去了，复试通知还没收到。

一天，我去朝阳门地区办事，路过北青报的时候，突然想进去问问我初试过了没有。

走进报社，左手有一间屋子的门虚掩着，门上挂着群工部的牌子。我敲了敲门。

请进。屋里传出男声。

我探进半个身子。

这是一间矩形的办公室。屋顶的日光灯发出冷冷的青光，扰乱了对面墙上一扇小窗户射进来的温暖柔和的自然光（这地下室还有窗户？哦，是多半地下）。屋里的长沙发上坐着一男一女在拆看信件。对面靠墙立着一排黑褐色的文件架，架里架上混乱地堆着各种书、信件及纸张等。小窗户下靠墙放着一张桌子，桌前也坐着一男一女。整个办公室杂乱无章。

有事儿吗？坐在沙发上戴高度近视眼镜、头发黑厚的男子扭过头冲我问道（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群工部主任崔宝光）。

我是初试的考生，路过这儿，想问问我的考试成绩。我特客气地说。

你叫什么？这个男子转回头，继续拆信。

卢北峰。我热辣辣地看着他。

哪个单位的？他从信封里抽出几页稿纸。

中国日报的。我火辣辣地盯着他。

他又转过头来看着我，文字记者你干吗？

我的心忽悠一下悬了起来。为什么总问我干不干文字记者？不会